

# 古代作品讲析

## 第一册

王毅 李悔吾

章季涛 韩珉

主编

古代作品讲析

第一册

王毅 李悔吾 章季涛 韩珉主编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武汉市江汉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9.75 印张 1 插页 207,000 字  
1979年12月第1版 1979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00

统一书号：10106·815 定价：0.70 元

## 目 录

- 曹刿论战 ..... 《左传》(1)  
公输 ..... 《墨子》(12)  
扁鹊见蔡桓公 ..... 《韩非子》(23)  
郑人买履 ..... 《韩非子》(30)  
刻舟求剑 ..... 《吕氏春秋》(33)  
愚公移山 ..... 《列子》(36)  
陈涉世家 ..... 司马迁 (46)  
西门豹治邺 ..... 褚少孙 (61)  
隆中对 ..... 陈寿 (72)  
木兰诗 ..... 北朝乐府民歌 (85)  
三峡 ..... 郦道元 (95)  
登鹳雀楼 ..... 王之涣 (104)  
望天门山 ..... 李白 (107)  
石壕吏 ..... 杜甫 (111)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 杜甫 (119)  
马说 ..... 韩愈 (124)  
捕蛇者说 ..... 柳宗元 (130)  
黔之驴 ..... 柳宗元 (142)  
卖炭翁 ..... 白居易 (147)  
岳阳楼记 ..... 范仲淹 (155)

- 卖油翁.....欧阳修 (167)  
李愬雪夜入蔡州.....司马光 (172)  
活 板.....沈 括 (184)  
书 愤.....陆 游 (191)  
甘薯疏序.....徐光启 (197)  
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吴承恩 (206)  
核舟记.....魏学洢 (227)  
口 技.....林嗣环 (239)  
狼.....蒲松龄 (251)  
范进中举.....吴敬梓 (259)  
葫芦僧判断葫芦案.....曹雪芹 (281)  
冯婉贞.....徐 珂 (297)

## 后 记

# 曹 刎 论 战      《左 传》

## 〔说明〕

本文选自《左传·庄公十年》。

《左传》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又名《左氏春秋》，是配合《春秋》写的编年史。它记事起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止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公元前444年），比《春秋》多十三年。《春秋》只是简括的历史大事记，《左传》则把事件的本末因果乃至若干细节都描叙了下来。

《左传》的作者，从来说法分歧。司马迁、班固都说是左丘明，班固还说左丘明是鲁国太史。但唐以后的学者多有异议。

《左传》系统地记载了二百五十五年间春秋列国有关政治、军事、外交各方面的活动和言论，表现了一些进步思想，如反对用活人殉葬，强调民心得失对政治成败的作用；在对待“神”和“民”的关系上，强调“民，神之主也”，“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把“恤民”思想和尊神观念统一起来。《左传》的思想糟粕主要是宣扬正统等级观念和鬼神迷信，夸大了王侯将相的作用。

《左传》保存了大量史料，总结了一些政治、军事斗争经

验，提供了不少著名的战例。全书语言精炼，长于叙事。所描述的外交人物，更是栩栩如生。他们的辞令，既委婉动听，又说理有力，是一种别有风趣的对话式的议论文。《左传》对后世的史学和文学都有深刻的积极影响。

十年春<sup>①</sup>，齐师伐我<sup>②</sup>。公将战<sup>③</sup>。曹刿请见<sup>④</sup>。其乡人曰<sup>⑤</sup>：“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sup>⑥</sup>？”刿曰：“肉食者鄙<sup>⑦</sup>，未能远谋。”乃入见<sup>⑧</sup>。问：“何以战<sup>⑨</sup>？”公曰：“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sup>⑩</sup>。”对<sup>⑪</sup>曰：“小惠未遍，民弗从也<sup>⑫</sup>。”公曰：“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sup>⑬</sup>。”对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sup>⑭</sup>。”公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sup>⑮</sup>。”对曰：“忠之属也<sup>⑯</sup>。可以一战<sup>⑰</sup>。战则请从<sup>⑱</sup>。”

公与之乘<sup>⑲</sup>，战于长勺<sup>⑳</sup>。公将鼓之<sup>㉑</sup>。刿曰：“未可。”齐人三鼓<sup>㉒</sup>。刿曰：“可矣。”齐师败绩<sup>㉓</sup>。公将驰之<sup>㉔</sup>。刿曰：“未可。”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sup>㉕</sup>，曰：“可矣。”遂逐齐师<sup>㉖</sup>。

既克<sup>㉗</sup>，公问其故<sup>㉘</sup>。对曰：“夫战，勇气也<sup>㉙</sup>。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sup>㉚</sup>。彼竭我盈<sup>㉛</sup>，故克之。夫大国难测也，惧有伏焉<sup>㉜</sup>。吾视其辙乱，望其旗靡<sup>㉝</sup>，故逐之<sup>㉞</sup>。”

### (注释)

①十年：鲁庄公十年(公元前 684 年)。鲁庄公，姓姬，名同。

②齐师：齐国的军队。伐：攻打。我：指鲁国，因作者是鲁国的史官，故以“我”代“鲁”。

③公：指鲁庄公。《左传》称鲁国国君只用一个“公”字。

④曹刿(guì 桂)：大概是鲁国一位没有当权的贵族。有的书上说，曹刿就是《史记·刺客列传》中劫齐桓公归还侵占的鲁国土地的曹沫。请见：请求接见。

⑤其：代词，他、他的，指曹刿。乡：一个行政区域，春秋时代国都及其近郊设乡，不同于现在的“乡村”。

⑥肉食者：这里指当权的人。间(jiān 见)：参与。焉：表示疑问的语气词，兼具“于此”的意思。

⑦鄙(bǐ 比)：鄙陋。这里指眼光短浅，缺少见识。

⑧乃：副词，有“于是”的意思。

⑨何以战：凭什么条件作战。何，疑问代词，“什么”。以，介词，用、凭、靠。文言里疑问句以疑问代词作介词的宾语时，这个宾语一般放在介词的前面。“何以战”就是“以何战”。

⑩衣食所安，弗敢专也：衣食这些东西用来养生的东西，不敢独享。“安”是“养”的意思，前面加指示代词“所”，构成“所安”这样一个具有名词性质的词组，指称安身的物质条件。“专”，专有，独享。“必以分人”：一定拿这些东西分给别人。文言里，介词“以”的宾语往往可以省略，如果补充起来，一般可用代词“之”。这里的“以”，就是介词，省略了“之”。介词“于”往往省略。这里“分人”，中间就省去了介词“于”。所以“必以分人”就是“必以之分于人”。对介词“于”的省略应该特别注意，如果认为“分”是及物动词，“人”是“分”的宾语，那就讲不通了。

⑪对：(对上)回答。

⑫这句是说：小恩小惠，不能普及于人，人民是不会跟着你走的。

⑬牺牲玉帛：都是祭神的东西。牺牲，指祭神的牛、羊、豕之类。玉帛，宝玉、丝绸之类。弗敢加也：（祭神的祝辞中）不敢虚夸（即不敢以小为大，以少为多，以恶为美）。必以信：一定以信实（对鬼神）。

⑭小信未孚(fú 俘)：（这只是）小信用，未能（受到神灵充分）信任。孚，为人所信服。福：神佑。此作“赐福”解。

⑮这句是说：大大小小的诉讼案件，虽然不能一一判断得是非分明，但一定要合乎情理。狱：本义是诉讼、官司，现代语只保留了它的引申义，指“监狱”。察：明察，弄清楚。情：实情。

⑯忠之属也：这是尽其本分的那一类事情啊。忠，尽心做好本分的事。

⑰可以一战：就是“可以之一战”，可凭借这个条件打一仗。以，凭借。

⑱战则请从：作战时，请允许（我）跟您去。则，就。从，随行，侍从。

⑲公与之乘(shèng 胜)：鲁庄公同他(曹刿)共坐一辆车。之，代词，他，指曹刿。

⑳长勺：鲁国地名。

㉑鼓之：击鼓进军。鼓，动词，就是击鼓。古代作战，击鼓命令进军。

㉒三鼓：三次击鼓命令军队出击。文言里表示动作的数量，一般把数词直接放在动词的前边，中间不加表示动词的量词，所以“三”字后面没有“次”一类的字。

㉓败绩：大败，全军崩溃。

㉔驰之：赶着兵车追击齐军。之：代词，指齐军。

㉕下视其辙：下车去察看齐军战车的轮迹。辙(zhé 践)：车轮碾出的痕迹。登轼而望之：登上车前的横木了望齐军。轼(shì 式)：古代车

前扶手的横木。这两句也可以断句为：“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

②遂：就。逐：追赶，这里指追击。

③既：副词，已经。克：动词，战胜。

④故：原因，缘故。

⑤夫战，勇气也：战争，是要凭勇气的。夫（扶）：句首助词，又称发语词，用以提起议论。下文“夫大国”的“夫”相同。

⑥一鼓作气：（将要同对方交战，先击鼓进军，）第一次击鼓时，士兵勇气勃然而起（趁着这股勇气进攻，就可以战胜对方）。作，激发、振作。再：第二次，和现代语中“再”表示动作重复（可能不止二次）的意思有些区别。文言里表示动作两次，在动词前边用“再”不用“二”（这里省略了动词“鼓”）。

⑦彼竭我盈：他们的勇气已尽，我们的勇气正盛。盈，充满。这里指士气正旺盛。

⑧伏：埋伏。

⑨辙乱：战车的轮迹混乱。靡（mǐ 米）：倒下。

⑩故：所以。

### 〔分析〕

本文题目是后人加的。因为作战的双方是齐、鲁，战地在长勺，所以有的选本又题作《齐鲁长勺之战》。

长勺之战发生的原因是这样的：齐襄公做了许多坏事，国内危机四伏，他的弟弟公子小白、公子纠都离开齐国避祸。公元前686年，鲍叔牙辅佐公子小白出奔莒（jǔ 举）国。这年齐国的大臣杀死了襄公，立公孙无知为国君。变乱发生后，管仲辅佐公子纠出奔鲁国。次年，齐国国君公孙无知又被杀。这时

小白和公子纠都回国争夺君位，小白抢在前头，做了国君（就是齐桓公）。鲁国仍派兵送公子纠回齐国，被小白的部队打败。后来齐国迫使鲁国杀死公子纠，但仍不罢休，借故发动了这次战争。

齐、鲁是邻国。齐国在今山东省中部，是个大国、强国；鲁国在今山东省南部，是个小国、弱国。这次战争虽然是两国统治者之间争权夺利的战争，但齐国是以大压小，以强凌弱，是处于侵略和进攻者的地位，而鲁国则处于抵抗和防御地位。这篇文章就是介绍处于防御地位的弱国——鲁国，是怎样在长勺打败强大的齐国的。

长勺之战在当时虽是个不大的战役，但在我国军事史上却是个有名的战例。它之所以如此著名，不仅因为在这次战争中鲁国以小敌大，以弱胜强，而且主要是因为鲁国的这次战争的实际指挥者曹刿掌握了战略防御的一些基本原则，正确地指导了这次战争，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可贵的军事斗争经验，至今仍然有借鉴作用。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曾对这次战争作过精辟的分析，指出：“春秋时候，鲁与齐战，鲁庄公起初不待齐军疲惫就要出战，后来被曹刿阻止了，采取了‘敌疲我打’的方针，打胜了齐军，造成了中国战史中弱军战胜强军的有名的战例。”“当时的情况是弱国抵抗强国。文中指出了战前的政治准备——取信于民，叙述了利于转入反攻的阵地——长勺，叙述了利于开始反攻的时机——彼竭我盈之时，叙述了追击开始的时机——辙乱旗靡之时。虽然是一个不大的

战役，却同时是说的战略防御的原则。”

但我们还必须认识到：毛泽东同志对《曹刿论战》一文的分析，是把古人某些片断的感性认识和军事实践，上升为系统的军事理论，是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是对前人经验的总结和提高。作为历史人物的曹刿也好，《左传》的作者也好，都不可能有这样明确的认识。

全文分三段，记叙了这次战争的完整过程：鲁国战前的政治准备，战争的经过和战后对于这次战争取胜原因的分析。

第一段，记叙曹刿要求见鲁庄公的原因及询问有无作战的有利条件。这一段分两层：第一层写曹刿求见鲁庄公的原因。开头点明战争发生的时间和双方都进入战争状态，提供了曹刿要求见庄公的背景。作者通过曹刿和他的“乡人”的对话，一方面点明那些有权势的贵族们目光短浅，同时显示了曹刿关心“国事”，暗示他是一个有“远谋”的人。第二层记述曹刿询问鲁庄公有无作战的有利条件，这是本段的重点。在讨论“何以战”的问题时，鲁庄公提出了贵族支持、鬼神保佑和察狱以情三个条件，曹刿否定了前两条，肯定了后一条。“遍”、“孚”、“忠”，在概念上是不同的。“遍”是施惠遍及于民，“孚”是取信于民，“忠”是尽职于民。但基本精神却是一致的，都是把着眼点放在“民”上。在曹刿看来，战争的胜负并不决定于贵族拥护，也不决定于神明保佑，而是决定于取信于民。曹刿有这点认识，确比“肉食者”高明。这种认为民心得失关系着战争胜负的思想，正是“春秋”这个大动荡时期奴隶解放运动在统治阶级内部的思想反映。

不过，曹刿虽然认识到单有贵族支持的不可靠，但却把鲁庄公让贵族们分享剥削人民的财富看成是“小惠”；虽然认识到敬神必须“恤民”，但并不否认鬼神可以为祸为福；他肯定鲁庄公的察狱以情，然而他不可能看到统治阶级和人民的根本对立。“察狱以情”只不过与那些草菅人命的统治者有所区别。但是他在询问有无作战条件时，首先着眼于政治上的准备，即着眼在人心向背，这在当时不失为一种可贵的见解。所以毛泽东同志在引用这篇文章时指出：“当时的情况是弱国抵抗强国。文中指出了战前的政治准备——取信于民”。

## 第二段，写战争的具体过程。

阵地的选择对于战争胜负关系也很大，所以文章交代了反攻阵地——长勺。长勺在鲁国境内，对鲁国来说，地形地物熟悉，便于得到人力支援和物资给养，利于防御和反攻。接着是对这次战斗的具体记叙。为了突出曹刿的战略见解，所以战斗过程写的非常简略，重点只写了“击鼓”和“逐师”两件事。“公将鼓之”、“公将驰之”和两个“未可”、两个“可矣”，表现了曹刿能注意选择反攻和追击的时机。为什么说“未可”，又为什么说“可矣”，这里没有交代。这样写既合乎实情（在激烈的战斗中不可能过多地发议论），又为下文的“论战”埋下了伏笔。

第三段，论述鲁国取胜的原因。是本文的中心。“夫战，勇气也”到“故克之”，照应上文“齐师败绩”。齐国第一次击鼓进军，士气正旺；第二次击鼓，士气开始低落；第三次击鼓，士气已经完全衰竭。这时鲁军士气正盛，宜于反攻，因而击鼓进军，大败齐军。这几句“叙述了利于开始反攻的时机——彼

竭我盈之时。”从“夫大国，难测也”，到“故逐之”，照应上文“遂逐齐师”。“辙乱”、“旗靡”，说明齐军是溃退而不是有计划的撤退，鲁军乘胜追击，因而赶跑了齐军。这几句“叙述了追击开始的时机——辙乱旗靡之时。”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指出：“战争的胜负，主要地决定于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这是没有问题的。然而不仅仅如此，还决定于作战双方主观指导的能力。”本文所着重记述的曹刿的战争实践，以及他有关战争的一些言论，表现了一种正确的主观指导的能力，反映了当时的一种先进的军事思想，今天对我们仍然有启发作用。

本文是一篇记叙战争的短文，但重点不是记叙战争的经过情况，这是由作者的写作意图决定的。作者意在表现曹刿在军事上是个有“远谋”的人，所以着重在对曹刿有关战略见解的叙述，其它则一笔带过或干脆略而不写。如写曹刿见庄公，进见的细节一概省略了，劈头就询问“何以战？”第二段只用四十四个字就写完了战役的经过，只用两个“可矣”就写出反攻和追逐的时机，对于战场的复杂情况和“未可”“可矣”的所以然均略而不写，让读者依据文章来判断。第三段用“公问其故”四个字代替了鲁庄公一系列问话。这样既避免了文字的冗长拖沓，又不致冲淡主题。而对作战前后反映曹刿战略见解的谈话，则详加叙述，因为战前是分析有无克敌制胜的条件，战后是总结以弱胜强的原因，而这两者都是围绕“论战”这一题旨来写的。这样写法，于事合理，于文生色，是值得我们借鉴

的。此外，语言简炼，结构严谨，也是本文的特点。

### 〔译文〕

庄公十年的春天，齐军进攻我们鲁国。庄公准备迎战。曹刿要去求见庄公。他的乡邻说：“官老爷会考虑那件事的。你何必插手呢？”曹刿说：“官老爷见识短浅，不能深谋远虑。”于是他进见庄公。

曹刿问道：“您靠什么迎战呢？”庄公说：“穿的、吃的这些安定生活的东西，我不敢独占，一定拿来分给手下的人。”曹刿说：“小恩小惠不能够普遍施给百姓，人民不会听从您。”庄公说：“三牲、宝玉和丝绸之类的祭品，我按照定例不敢虚报，祷告辞也不敢夸饰，总是凭着老实的态度对待鬼神。”曹刿说：“这点儿小诚意不能取信于神灵，神不会保佑您。”庄公说：“大大小小的诉讼案件，虽不能说判断得分毫不差，但是我力求做到合情合理。”曹刿说：“这是尽心做事的表现，倒可以靠着这个打一仗。作战时请允许我做您的随从。”

庄公和曹刿同坐一辆兵车，在长勺打仗。庄公急着要击鼓进军。曹刿说：“还不行。”齐军擂了三次鼓，曹刿才说：“现在可以了。”齐军大败。庄公又要驱车追击他们。曹刿说：“还不行。”他下车察看齐军后退的车迹，又登上车前横杠去瞭望逃跑的齐军，然后说：“可以了。”于是去追击敌人。

打胜了以后，庄公问他那样做的道理。曹刿回答说：“作战靠的是勇气。第一次擂鼓士气振奋，第二次士气低落，第三次士气衰竭。齐军已经泄气，我军士气正旺，所以打败了他们。

可是，大国的虚实难得摸透，要提防他们假败退，真埋伏。我看见敌人车迹混乱，望见他们军旗倒仆，断定是真正败逃。所以，要去追赶他们。”

# 公      输

《墨子》

## 〔说明〕

本文选自《墨子》。《墨子》一书，是由墨子的门徒根据墨子的言行和墨家的学说编写的。《墨子》今存五十三篇，是墨家著作的总集。

墨子（公元前 468?——前 376 年），名翟，战国初鲁国人（一说是宋国人），墨家学派的创始者。墨子的门徒，“充满天下”，而且多半出身于下层社会。

《墨子》的主要篇章有：《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非命》、《天志》、《明鬼》、《兼爱》、《非攻》等。其基本思想是“欲国家之富，人民之众，刑政之治”，也就是“欲求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以实现其“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的社会理想。为了实现这一理想，墨子主张“非攻”。他认为攻人之国，掠人之财是不义的，因而竭力劝阻各国统治者不要发动战争。但他认识不到产生战争的社会根源，以为战乱起于不相爱。因此，他又主张“兼爱”；认为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他为了实现“兼爱”、“非攻”的主张而到处奔走，做到了“摩顶放踵，利天下而为之”。所以墨子不仅是一位著名的思想家，而且也是一个身体力行的实践家。然而，

墨家的主张，只能是反映了当时小生产者的一种善良愿望，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里却是无法实现的。

《墨子》一书，在写作上的特点是：逻辑性强，善于推理，语言质朴。

公输盘为楚造云梯之械成<sup>①</sup>，将以攻宋<sup>②</sup>。子墨子闻之，起于齐<sup>③</sup>，行十日十夜，而至于郢<sup>④</sup>，见公输盘。

公输盘曰：“夫子何命焉为<sup>⑤</sup>？”

子墨子曰：“北方有侮臣者<sup>⑥</sup>，愿藉子杀之<sup>⑦</sup>。”

公输盘不说<sup>⑧</sup>。

子墨子曰：“请献千金<sup>⑨</sup>。”

公输盘曰：“吾义固不杀人<sup>⑩</sup>！”

子墨子起，再拜，曰：“请说之<sup>⑪</sup>。吾从北方闻子为梯，将以攻宋。宋何罪之有<sup>⑫</sup>？荆国有余于地<sup>⑬</sup>，而不足于民。杀所不足而争所有余，不可谓智；宋无罪而攻之，不可谓仁；知而不争<sup>⑭</sup>，不可谓忠；争而不得，不可谓强；义不杀少而杀众，不可谓知类<sup>⑮</sup>。”

公输盘服。

子墨子曰：“然，胡不已乎<sup>⑯</sup>？”

公输盘曰：“不可，吾既已言之王矣。”

子墨子曰：“胡不见我于王<sup>⑰</sup>？”